



文艺学习资料

(中外短篇小说选)

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
贵州文艺编辑部 编印

目 录

李娃传·····	(唐) 白行简 (1)
虬髯客传·····	(唐) 杜光庭 (7)
杜十娘怒沉百宝箱·····	选自《警世通言》 (11)
促织·····	(清) 蒲松龄 (25)
婴宁·····	(清) 蒲松龄 (28)
孔乙己·····	鲁 迅 (34)
华威先生·····	张天翼 (38)
在其香居茶馆里·····	沙 汀 (46)
野牛寨·····	艾 芜 (62)
禾场上·····	周立波 (82)
荷花淀·····	孙 犁 (88)
小二黑结婚·····	赵树理 (95)
我的第一个上级·····	马 烽 (110)
“铁笔御史”·····	王杏元 (125)
新结识的伙伴·····	王汶石 (135)
不能走那条路·····	李 准 (148)
百合花·····	茹志鹃 (161)

七根火柴·····	王愿坚 (171)
潘虎·····	邓 洪 (175)
央金·····	刘 克 (184)
没有织完的筒裙·····	杨 苏 (191)
万卡·····	(俄) 契诃夫 (199)
套中人·····	(俄) 契诃夫 (204)
变色龙·····	(俄) 契诃夫 (219)
凶犯·····	(俄) 契诃夫 (224)
驿站长·····	(俄) 普希金 (229)
项链·····	(法) 莫泊桑 (241)
我的叔叔于勒·····	(法) 莫泊桑 (252)
柏林之围·····	(法) 都 德 (259)
最后一课·····	(法) 都 德 (267)
玛特渥·法尔高纳·····	(法) 梅里美 (272)
陪衬人·····	(法) 左 拉 (285)
麦琪的礼物·····	(美) 欧·亨利 (293)
警察和赞美诗·····	(美) 欧·亨利 (300)
忙碌经纪人的浪漫史·····	(美) 欧·亨利 (307)
女人的刚毅·····	(美) 杰克·伦敦 (312)
看不见的收藏·····	(奥地利) 茨威格 (327)
品质·····	(英) 高尔斯华绥 (341)

李 娃 传

〔唐〕白行简

汧国夫人李娃，长安之倡女也。节行瓌奇，有足称者，故监察御史白行简为传述。天宝中，有常州刺史荥阳公者，略其名氏，不书。时望甚崇，家徒甚殷。知命之年，有一子，始弱冠矣，隽朗有词藻，迥然不群，深为时辈推伏。其父爱而器之，曰：“此吾家千里驹也。”应乡赋秀才举，将行，乃盛其服玩车马之饰，计其京师薪储之费，谓之曰：“吾观尔之才，当一战而霸。今备二载之用，且丰尔之给，将为其志也。”生亦自负，视上第如指掌。自毗陵发，月余抵长安，居于布政里。尝游东市还，自平康东门入，将访友于西南，至鸣珂曲，见一宅，门庭不甚广，而室宇严邃。阖一扉，有娃方凭一双环青衣立，妖姿要妙，绝代未有，生忽见之，不觉停驂久之，徘徊不能去。乃诈坠鞭于地，候其从者，敕取之，累眄于娃，娃回眸凝睇，情甚相慕，竟不敢措辞而去。生自尔意若有失，乃密徵其友游长安之熟者，以讯之。友曰：“此狭邪女李氏宅也。”曰：“娃可求乎？”对曰：“李氏颇赡，前与通之者多贵戚豪族，所得甚广。非累百万，不能动其志也。”生曰：“苟患其不谐，虽百万，何惜。”他日，乃洁其衣服，盛宾从，而往扣其门。俄有侍儿启扉。生曰：“此谁之第耶？”侍儿不答，驰走大呼曰：“前时遗策郎也！”娃大悦曰：“尔姑止之。吾当整妆易服而出。”生闻之私喜。乃引至萧墙间，见一姥垂白上僂，即娃母也。生跪拜前致词曰：“闻兹地有隙院，愿税以居，信乎？”姥曰：“惧其浅陋湫

隘，不足以辱长者所处，安敢言直耶？”延生于迟宾之馆，馆宇甚丽。与生偶坐，因曰：“某有女娇小，技艺薄劣，欣见宾客，愿将见之。”乃命娃出。明眸皓腕，举步艳冶。生遽惊起，莫敢仰视，与之拜毕，叙寒煖，触类妍媚，目所未睹。复坐，烹茶斟酒，器用甚洁。久之，日暮，鼓声四动。姥访其居远近。生给之曰：“在延平门外数里。”冀其远而见留也。姥曰：“鼓已发矣，当速归，无犯禁。”生曰：“幸接欢笑，不知日之云夕。道里辽阔，城内又无亲戚，将若之何？”娃曰：“不见责僻陋，方将居之，宿何害焉。”生数目姥。姥曰：“唯唯。”生乃召其家童，持双缣，请以备一宵之饌。娃笑而止之曰：“宾主之仪，且不然也。今夕之费，愿以贫窶之家随其粗粝以进之。其余以俟他辰。”固辞，终不许。俄徙坐西堂，帟幙帘榻，焕然夺目；装奁衾枕，亦皆侈丽。乃张烛进饌，品味甚盛。彻饌，姥起。生娃谈话方切，诙谐调笑，无所不至。生曰：“前偶过卿门，遇卿适在屏间。厥后心常勤念，虽寝与食，未尝或舍。”娃答曰：“我心亦如之。”生曰：“今之来，非直求居而已，愿偿平生之志。但未知命也若何？”言未终，姥至，询其故，具以告。姥笑曰：“男女之际，大欲存焉。情苟相得，虽父母之命，不能制也。女子固陋，曷足以荐君子之枕席？”生遂下阶，拜而谢之曰：“愿以己为厮养。”姥遂目之为郎，饮酣而散。及旦，尽徙其囊橐，因家于李之第。自是生屏迹戢身，不复与亲知相闻。日会倡优侪类，狎戏游宴。囊中尽空，乃鬻骏乘，及其家童，岁馀，资财仆马荡然。迺来姥意渐怠，娃情弥笃。他日，娃谓生曰：“与郎相知一年，尚无孕嗣。常闻竹林神者，报应如响，将致荐酹求之，可乎？”生不知其计，大喜。乃质衣于肆，以备牢醴，与娃同谒祠宇而祷祝焉，信宿而返。策驴而后，至里北门，娃谓生曰：“此东转小曲中，某之姨宅也。将憩而觐之，可乎？”生如其言，前行不逾百步，果见一车门，窥其际，甚弘敞。其青衣自车后止之。

曰：“至矣。”生下，适有一人出访曰：“谁？”曰：“李娃也，”乃入告。俄有一姬至，年可四十馀，与生相迎，曰：“吾甥来否？”娃下车，姬迎访之曰：“何久疏绝？”相视而笑。娃引生拜之。既见，遂偕入西戟门偏院，中有山亭，竹树葱蒨，池榭幽绝。生谓娃曰：“此姨之私第耶？”笑而不答，以他语对。俄献茶果，甚珍奇。食顷，有一人控大宛，汗流驰至，曰：“姥遇暴疾颇甚，殆不识人。宜速归。”娃谓姨曰：“方寸乱矣，某骑而前去，当令返乘，便与郎偕来。”生拟随之，其姨与侍儿偶语，以手挥之，令生止于户外，曰：“姥且歿矣。当与某议丧事以济其急。奈何遽相随而去？”乃止，共计其凶议斋祭之用。日晚，乘不至。姨言曰：“无复命，何也？郎骤往觐之，某当继至。”生遂往，至旧宅，门扃甚密，以泥缄之。生大骇，诘其邻人。邻人曰：“李本税此而居，约已周矣。第主自收。姥徙居，而且再宿矣。”征“徙何处？”曰：“不详其所。”生将驰赴宣阳，以诘其姨，日已晚矣，计程不能达。乃弛其装服，质饘而食，赁榻而寝。生悲怒方甚，自昏达旦，目不交睫。质明，乃策蹇而去。既至，连扣其扉，食顷无人应。生大呼数四，有宦者徐出。生遽访之：“姨氏在乎？”曰：“无之。”生曰：“昨暮在此，何故匿之？”访其谁氏之第。曰：“此崔尚书宅。昨者有一人税此院，云迟中表之远至者。未暮去矣。”生惶惑发狂，罔知所措，因返访布政旧邸。邸主哀而进膳。生怨懣，绝食三日，遽疾甚笃，旬馀愈甚。邸主惧其不起，徙之于凶肆之中。绵缀移时，合肆之人共伤叹而互饲之。后稍愈，杖而能起。由是凶肆日假之，令执穗帷，获其直以自给。累月，渐复壮，每听其哀歌，自叹不及逝者，辄呜咽流涕，不能自止。归则效之。生，聪敏者也。无何，曲尽其妙，虽长安无有伦比。初，二肆之佣凶器者，互争胜负。其东肆车輦皆奇丽，殆不敌，唯哀挽劣焉。其东肆长知生妙绝，乃醖钱二万索顾焉。其党耆旧，共较其所能者，阴教生新

声，而相赞和。累旬，人莫知之。其二肆长相谓曰：“我欲各阅所佣之器于天门街，以较优劣。不胜者罚直五万，以备酒饌之用，可乎？”二肆许诺。乃邀立符契，置以保证，然后阅之。士女大和会，聚至数万。于是里胥告于贼曹，贼曹闻于京尹，四方之士，尽赴趋焉。巷无居人。自旦阅之，及亭午，历举鞞鞞威仪之具，西肆皆不胜，师有惭色。乃置层榻于南隅，有长髯者拥铎而进，翊卫数人。于是奋髯扬眉，扼腕顿颡而登，乃歌白马之词，恃其夙胜，顾盼左右，旁若无人。齐声赞扬之，自以为独步一时，不可得而屈也。有顷，东肆长于北隅上设连榻，有乌巾少年，左右五六人，秉翼而至，即生也。整衣服，俯仰甚徐，申喉发调，容若不胜。乃歌“薤露”之章，举声清越，响振林木，曲度未终，闻者歔歔掩泣。西肆长为众所诮，益惭耻。密置所输之直于前，乃潜遁焉。四座愕眙，莫之测也。先是，天子方下诏，俾外方之牧，岁一阙至下，谓之“入计”。时也适遇生之父在京师，与同列者易服章窃往观焉。有老竖，即生乳母婿也，见生之举措辞气，将认之而未敢，乃泫然流涕，生父惊而诘之。因告曰：“歌者之貌，酷似郎之亡子。”父曰：“吾子以多财为盗所害。奚至是耶？”言讫，亦泣。及归，竖间驰往，访于同党曰：“向歌者谁？若斯之妙欤？”皆曰：“某氏之子。”征其名，且易之矣。竖凛然大惊，徐往，迫而察之。生见竖色动，回翔将匿于众中。竖遂持其袂曰：“岂非某乎？”相持而泣，遂载以归。至其室，父责曰：“志行若此，污辱吾门，何施面目，复相见也？”乃徒行出，至曲江西杏园东，去其衣服，以马鞭鞭之数百。生不胜其苦而毙。父弃之而去。其师命相狎暱者阴随之，归告同党，共加伤叹。令二人齎苇席瘞焉。至，则心下微温。举之，良久，气稍通。因共荷而归，以苇筒灌勺饮，经宿乃活。月馀，手足不能自举。其楚挞之处皆溃烂，秽甚。同辈患之。一夕，弃于道周。行路咸伤之，往往投其馀食，得以充肠。十旬，方杖策而起。被布

裘，裘有百结，褴褛如悬鹑。持一破瓿，巡于闾里，以乞食为事。自秋徂冬，夜入于粪壤窟室，昼则周游廛肆。一旦大雪，生为冻馁所驱，冒雪而出，乞食之声甚苦。闻见者莫不凄惻。时雪方甚，人家外户多不发。至安邑东门，循里垣北转第七八，有一门独启左扉，即娃之第也。生不知之，遂连声疾呼：“饥冻之甚，”音响凄切，所不忍听。娃自阁中闻之，谓侍儿曰：“此必生也。我辨其音矣。”连步而出，见生枯脊疥厉，殆非人状。娃意感焉，乃谓曰：“岂非某郎也？”生愤懣绝倒，口不能言，颌颐而已。娃前抱其颈，以绣襦拥而归于西厢。失声长恸曰：“令子一朝及此，我之罪也。”绝而复苏。姥大骇，奔至，曰：“何也？”娃曰：“某郎。”姥遽曰：“当逐之，奈何令至此？”娃敛容却睇曰：“不然。此良家子也。当昔驱高车，持金装，至某之室，不逾期而荡尽。且互设诡计，舍而逐之，殆非人。令其失志，不得齿于人伦。父子之道，天性也。使其情绝，杀而弃之。又困蹶若此。天下人尽知为某也。生亲戚满朝，一旦当权者熟察其本末，祸将及矣。况欺天负人，鬼神不佑，无自贻其殃也。某为姥子，迨今有二十岁矣。计其资，不啻直千金。今姥年六十馀，愿计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赎身，当与此子别卜所诣。所谓非遥，晨昏得以温清。某愿足矣。”姥度其志不可夺，因许之。给姥之余，有百金。北隅四五家税一隙院，乃与生沐浴，易其衣服，为汤粥，通其肠；次以酥乳润其脏。旬馀，方荐水陆之饌。头巾履袜，皆取珍异者衣之。未数月，肌肤稍腴；卒岁，平愈如初。异时，娃谓生曰：“体已康矣，志已壮矣。渊思寂虑，默想曩昔之艺业，可温习乎？”生思之，曰：“十得二三耳。”娃命车出游，生骑而从。至旗亭南偏门鬻坟典之肆，令生拣而市之，计费百金，尽载以归。因令生斥弃百虑以志学，俾夜作昼，孜孜矻矻。娃常偶坐，宵分乃寐。伺其疲倦，即谕之辍诗赋。二岁而业大就，海内文籍，莫不该览。生谓娃曰：“可策名试艺矣。”

娃曰：“未也。且令精熟，以俟百战。”更一年，曰：“可行矣。”于是遂一上登甲科，声振礼闱。虽前辈见其文，罔不敛衽敬羨，愿友之而不可得。娃曰：“未也。今秀士苟获擢一科第，则自谓可以取中朝之显职，擅天下之美名。子行秽迹鄙，不侔于他士。当砉淬利器，以求再捷。方可以连衡多士，争霸英群。”生由是益自勤苦，声价弥甚。其年，遇大比，诏徵四方之雋，生应直言极谏科，策名第一，授成都府参军。三事以降，皆其友也。将之官，娃谓生曰：“今之复子本躯，某不相负也，愿以残年，归养老姥。君当结媛鼎族，以奉蒸尝。中外婚媾，无自黷也。勉思自爱，某从此去矣。”生泣曰：“子若弃我，当自刭以就死。”娃固辞不从，生勤请弥恳。娃曰：“送子涉江，至于剑门，当令我回。”生许诺。月馀，至剑门。未及发而除书至，生父由常州诏入，拜成都尹，兼剑南采访使。浹辰，父到。生因投刺，谒于邮亭。父不敢认，见其祖父官讳，方大惊，命登阶，抚背恸哭移时，曰：“吾与尔父子如初。”因诘其由，具陈其本末，大奇之，诘娃安在。曰：“送某至此，当令复还。”父曰：“不可。”翌日，命驾与生先之成都，留娃于剑门，筑别馆以处之。明日，命媒氏通二姓之好，备六礼以迎之，遂如秦晋之偶。娃既备礼，岁时伏腊，妇道甚修，治家严整，极为亲所眷。向后数岁，生父母偕歿，持孝甚至。有灵芝产于倚庐，一穗三秀。本道上闻。又有白燕数十，巢其层甍。天子异之，宠锡加等。终制，累迁清显之任。十年间，至数郡。娃封汧国夫人。有四子，皆为大官，其卑者犹为太原尹。弟兄姻媾皆甲门，内外隆盛，莫之与京。嗟乎，倡荡之姬，节行如是，虽古先烈女，不能逾也。焉得不为之叹息哉！予伯祖尝牧晋州，转户部，为水陆运使。三任皆与生为代，故谙详其事。贞元中，予与陇西公佐话妇人操烈之品格，因遂述汧国之事。公佐拊掌竦听，命予为传。乃握管濡翰，疏而存之。时乙亥岁秋八月，太原白行简云。

虬髯客传

〔唐〕杜光庭

隋炀帝之幸江都也，命司空杨素守西京。素骄傲，又以时乱，天下之权重望崇者，莫我若也，奢贵自奉，礼异人臣。每公卿入言，宾客上谒，未尝不踞床而见，令美人捧出。侍婢罗列，颇僭于上。末年益甚，无复知所负荷，有扶危持颠之心。一日，卫公李靖，以布衣上谒，献奇策。素亦踞见。公前揖曰：“天下方乱，英雄竞起，公为帝室重臣，须以收罗豪杰为心，不宜踞见宾客。”素敛容而起，谢公，与语，大悦，收其策而退。当公之骋辩也，一妓有殊色，执红拂，立于前，独目公。公既去，而执拂者临轩指吏曰：“问去者处士第几？住何处？”公具以对。妓诵而去。公归逆旅。其夜五更初，忽闻扣门而声低者，公起问焉。乃紫衣戴帽人，杖揭一囊。靖问谁。曰：“妾，杨家之红拂妓也。”靖遽延入。脱衣去帽，乃十八九佳丽人也。素面华衣而拜。公惊答拜。曰：“妾侍杨司空久，阅天下之人多矣，未有如公者。丝萝非独生，愿托乔木，故来奔耳。”公曰：“杨司空权重京师，如何？”曰：“彼尸居馀气，不足畏也。诸妓知其无成，去者众矣。彼亦不甚逐也。计之详矣，幸无疑焉。”问其姓，曰：“张。”问伯仲之次。曰：“最长。”观其肌肤，仪状，言词，气性，真天人也。公不自意获之，益喜愈惧，瞬息万虑不安。而窥户者无停履。数日，亦闻追访之声，意亦非峻。乃雄服乘马，排闥而去，将归太原。行次灵石旅舍，既设床，炉中烹肉且熟。张氏以发长委地，立梳床前。公方刷马。忽有一人，中形，赤髯而虬，乘蹇驴而来。投

革囊于炉前，取枕欹卧，看张梳头。公怒甚，未决，犹亲刷马。张熟观其面，一手握发，一手映身摇示公，令勿怒。急急梳头毕，敛衽前问其姓。卧客答曰：“姓张。”对曰：“妾亦姓张。合是妹。”遽拜之。问第几。曰：“第三。”问妹第几，曰：“最长。”遂喜曰：“今夕多幸逢一妹。”张氏遥呼“李郎且来见三兄！”公骤拜之。遂环坐。曰：“煮者何肉？”曰：“羊肉，计已熟矣。”客曰：“饥甚。”公出市胡饼，客抽腰间匕首，切肉共食。食竟，馀肉乱切送驴前食之，甚速。客曰：“观李郎之行，贫士也。何以致斯异人？”曰：“靖虽贫，亦有心者焉。他人见问，故不言。兄之问，则不隐矣。”具言其由。曰：“然则将何之？”曰：“将避地太原。”曰：“然吾故非君所致也。”曰：“有酒乎？”曰：“主人西，酺酒肆也。”公取酒一斗。既巡，客曰：“吾有少下酒物，李郎能同之乎？”曰：“不敢。”于是开革囊，取一人头并心肝。却头囊中，以匕首切心肝，共食之。曰：“此人天下负心者，衔之十年，今始获之。吾憾释矣。”又曰：“观李郎仪形器宇，真丈夫也。亦闻太原有异人乎？”曰：“尝识一人，愚谓之真人也。其餘，将帅而已。”曰：“何姓？”曰：“靖之同姓。”曰：“年几？”曰：“仅二十。”曰：“今何为？”曰：“州将之子。”曰：“似矣。亦须见之。李郎能致吾一见乎？”曰：“靖之友刘文静者，与之狎。因文静见之可也。然兄何为？”曰：“望气者言太原有奇气，使吾访之。李郎明发，何日到太原？”靖计之日。曰：“达之明日，日方曙，候我于汾阳桥。”言訖，乘驴而去。其行若飞，回顾已失。公与张氏且惊且喜，久之，曰：“烈士不欺人。固无畏。”促鞭而行，及期，入太原。果复相见。大喜，偕诣刘氏。诈谓文静曰：“以善相者思见郎君，请迎之。”文静素奇其人，一旦闻有客善相，遽致使迎之。使迺而至，不衫不履，褐裘而来，神气扬扬，貌与常异。虬髯默居坐末，见之心死，饮数杯，招靖曰：“真天子也！”公以告刘，

刘益喜，自负。既出，而虬髯曰：“吾见之十八九矣。然须道兄见之。李郎宜与一妹复入京，某日午时，访我于马行东酒楼。下有此驴及瘦驴，即我与道兄俱在其上矣。到即登焉。”又别而去。公与张氏复应之。及期访焉，宛见二乘。揽衣登楼，虬髯与一道士方对饮，见公惊喜，召坐。围饮十数巡，曰：“楼下柜中有钱十万。择一深隐处驻一妹。某日复会我于汾阳桥。”如期至，即道士与虬髯已到矣。俱谒文静。时方弈棋，揖而话心焉。文静飞书迎文皇看棋。道士对弈，虬髯与公傍侍焉。俄而文皇到来，精采惊人，长揖而坐。神清气朗，满坐风生，顾盼炜如也。道士一见惨然，下棋子曰：“此局全输矣！于此失却局哉，救无路矣！复奚言！”罢弈而请去。既出，谓虬髯曰：“此世界非公世界。他方可也。勉之，勿以为念。”因共入京。虬髯曰：“计李郎之程，某日方到，到之明日，可与一妹同诣某坊曲小宅相访。李郎相从一妹，悬然如磬，欲令新妇祇谒，兼议从容，无前却也。”言毕，吁嗟而去。公策马而归，即到京，遂与张氏同往。乃一小版门子，叩之，有应者，拜曰：“三郎令候李郎、一娘子久矣。”延入重门，门愈壮。婢四十人，罗列庭前。奴二十人，引公入东厅。厅之陈设，穷极珍异，箱中妆奁冠镜首饰之盛，非人间之物。巾栉妆饰毕，请更衣，衣又珍异。既毕，传云：“三郎来！”乃虬髯纱帽褐裘而来，亦有龙虎之状，欢然相见。催其妻出拜，盖亦天人耳。遂延中堂，陈设盘筵之盛，虽王公家不侔也。四人对饌讫，陈女乐二十人，列奏于前，似从天降，非人间之曲。食毕，行酒，家人自东堂舁出二十床，各以锦绣帕覆之。既陈，尽去其帕，乃文簿钥匙耳。虬髯曰：“此尽宝货泉贝之数。吾之所有，悉以充赠。何者？欲于此世界求事，当龙战三二十载，建少功业。今既有主，住亦何为！太原李氏，真英主也。三五年内，即当太平。李郎以奇特之才，辅清平之主，竭心尽善，必极人臣。一妹以天人之姿，蕴不世之艺，从夫之贵，以

盛轩裳。非一妹不能识李郎，非李郎不能荣一妹。起陆之贵，际会如期，虎啸风生，龙吟云萃，固非偶然也。持余之赠，以佐真主，赞功业也，勉之哉！此后十年，当东南数千里外有异事，是吾得事之秋也。一妹与李郎可沥酒东南相贺。”因命家童列拜，曰：“李郎一妹，是汝主也！”言讫，与其妻从一奴，乘马而去。数步，遂不复见。公据其宅，乃为豪家，得以助文皇缔构之资，遂匡天下。贞观十年，公以左仆射平章事。适南蛮入奏曰：

“有海船千艘，甲兵十万，入扶馀国，杀其主自立。国已定矣。”公心知虬髯得事也。若告张氏，具衣拜贺，沥酒东南祝拜之。乃知真人之兴也，非英雄所冀。况非英雄乎？人臣之谬思乱者，乃螳臂之拒走轮耳。我皇家垂福万叶，岂虚然哉。或曰：“卫公之兵法，半乃虬髯所传耳。”

杜十娘怒沉百宝箱

选自《警世通言》

扫荡残胡立帝基，龙翔凤舞势崔嵬；
左环沧海天一带，右拥太行山万围。
戈戟九边雄绝塞，衣冠万国仰垂衣；
太平人乐华胥世，永永金瓯共日辉。

这首诗，单夸我朝燕京建都之盛。说起燕都的形势，北倚雄关，南压区夏，真乃金城天府，万年不拔之基。当先洪武爷扫荡胡尘，定鼎金陵，是为南京。到永乐爷从北平起兵靖难，迁于燕都，是为北京。只因这一迁，把个苦寒地面，变作花锦世界。自永乐爷九传至于万历爷，此乃我朝第十一代的天子。这位天子聪明神武，德福兼全，十岁登基，在位四十八年，削平了三处寇乱。那三处？

日本关白平秀吉，西夏哱承恩，播州杨应龙。

平秀吉侵犯朝鲜，哱承恩杨应龙是士官谋叛，先后削平。远夷莫不畏服，争来朝贡。真个是：

一人有庆民安乐，四海无虞国太平。

话中单表万历二十年间，日本国关白作乱，侵犯朝鲜；朝鲜国王上表告急，天朝发兵泛海往救。有户部官奏准，日今兵兴之际，粮饷未充，暂开纳粟入监之例。原来纳粟入监的，有几般便宜：好读书、好科举、好交结，未来又有个小小前程结果。以此宦家公子，富室子弟，到不愿做秀才，都去援例做太学生。自开了这例，两京太学生各添至千人之外。内中有一人姓李名甲，字

子先，浙江绍兴府人氏；父亲李布政所生三儿，惟甲居长；自幼读书在庠，未得登科，援例入于北雍。因在京坐监，与同乡柳遇春监生同游教坊司院内，与一个名姬相遇。那名姬姓杜名嫩，排行第十，院中都称为杜十娘。生得：

浑身雅艳，遍体娇香，两弯眉画远山青，一对眼明秋水润；脸如莲萼，分明卓氏文君，唇似樱桃，何减白家樊素。可怜一片无瑕玉，误落风尘花柳中。

那杜十娘自十三岁破瓜，今一十九岁；七年之内，不知历过了多少公子王孙，一个个情迷意荡，破家荡产而不惜。院中传出四句口号来，道是：

坐中若有杜十娘，斗筭之量饮千觞；

院中若识杜老嫩，千家粉面都如鬼。

却说李公子风流年少，未逢美色。自遇了杜十娘喜出望外，把花柳情怀，一担儿挑在身上。那公子俊俏庞儿，温存性儿，又是撒漫的手儿，帮衬的勤儿，与十娘一双两好，情投意合。十娘因见鸨儿贪财无义，久有从良之意；又见李公子忠厚志诚，甚有心向他。奈李公子惧怕父亲，不敢应承。虽则如此，两下情好愈密，朝欢暮乐，终日相守如夫妇一般，海誓山盟，各无他志。真个：

恩深似海恩无底，义重如山义更高。

再说杜妈妈女儿，被李公子占住，别的富家巨室，闻名上门，来一见而不可得。初时李公子撒漫用钱，大差大使，妈妈胁肩谄笑，奉承不暇。日往月来，不觉一年有馀，李公子囊篋渐渐空虚，手不应心，妈妈也就怠慢了。老布政在家闻知儿子阉院，几遍写字来唤他回去，他迷恋十娘颜色，终日延挨。后来闻知老爷在家发怒，越不敢回。古人云：“以利相交者利尽而疏。”那杜十娘与李公子真情相好，见他手头愈短，心头愈热。妈妈也几遍教女儿打发李甲出院，见女儿不统口，又几遍将言语触突李公

子，要激怒他起身。公子性本温柔，词气愈和，妈妈没奈何，日逐只将十娘叱骂道：“我们行户人家，吃客穿客。前门送旧，后门迎新，门庭闹如火，钱帛堆成垛。自从那李甲在此混帐一年有馀，莫说新客，连旧主顾都断了，分明接了个钟馗老，连小鬼也没有得上门。弄得老娘一家人家，有气无烟，成什么模样！”杜十娘被骂，耐性不住，便回答道：“那李公子不是空手上门的，也曾费过大钱来。”妈妈道：“彼一时，此一时，你只教他今日费些小钱儿，把与老娘办些柴米，养你两口也好。别人家养的女儿，便是摇钱树，千生万活，偏我家晦气，养了个退财白虎，开了大门七件事，般般都在老身心上。到替你这小贱人白白养着穷汉，教我衣食从何处来？你对那穷汉说：有本事出几两银子与我，到得你跟了他去，我别讨个丫头过活，却不好？”十娘道：“妈妈这话是真是假？”妈妈晓得李甲囊无一钱，衣衫都典尽了，料他没处设法。便应道：“老娘从不说谎，当真哩。”十娘道：“娘，你要他许多银子？”妈妈道：“若是别人，千把银子也讨了，可怜那穷汉出不起，只要他三百两，我自去讨一个粉头代替。只一件，须是三日内交付与我。左手交银，右手交人。若三日没有银时老身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公子不公子，一顿孤拐，打那光棍出去，那时莫怪老身！”十娘道：“公子虽在客边乏钞，谅三百金还措办得来。只是三日忒近，限他十日便好。”妈妈想道：“这穷汉一双赤手，便限他一百日，他那里来银子？没有银子，便铁皮包脸，料也无颜上门。那时重整家风，嫩儿也没得话讲。”便答应道：“看你面便宽到十日。第十日没有银子，不干老娘之事！”十娘道：“若十日内无银，料他也无颜再见了。只怕有了三百两银子，妈妈又翻悔起来。”妈妈道：“老身年五十一岁了，又奉十斋，怎敢说谎？不信时与你拍掌为定，若翻悔时做猪做狗。”

从来海水斗难量，可笑虔婆意不良；

料定穷儒囊底空，故将财礼难娇娘。

是夜，十娘与公子在枕边议及终身之事。公子道：“我非无此心。但教坊落籍，其费甚多，非千金不可。我囊空如洗，如之奈何？”十娘道：“妾已与妈妈议定只要三百金，但须十日内措办。郎君游资虽罄，然都中岂无亲友可以借贷。倘得如数，妾身遂为君之所有，省受虔婆之气。”公子道：“亲友中为我留恋行院，都不相顾。明日只做束装起身，各家告辞，就开口假贷路费，凑聚将来，或可满得此数。”起身梳洗，别了十娘出门。十娘道：“用心作速，专听佳音。”公子道：“不须分付。”公子出了院门，来到三亲四友处，假说起身告别，众人到也欢喜，后来叙到路费欠缺，意欲借贷。常言道：“说着钱便无缘。”亲友们就不招架。他们也见得是，道李公子是风流浪子，迷恋烟花，年许不归，父亲都为他气坏在家。他今日抖然要回，未知真假。倘或说骗盘缠到手，又去还脂粉钱，父亲知道，将好意翻成恶意，始终只是一怪，不如辞了干净。便回道：“目今正值空乏，不能相济，惭愧惭愧！”人人如此，个个皆然，并没有个慷慨丈夫，肯统口许他一二十两。李公子一连奔走了三日，分毫无获，又不敢回决十娘。权且含糊答应。到第四日又没想头，就羞回院中。平日间有了杜家，连下处也没有了。今日就无处投宿，只得往同乡柳监生寓所借歇。柳遇春见公子愁容可掬，问其来历。公子将杜十娘愿嫁之情，备细说了。遇春摇首道：“未必未必。那杜嫩曲中第一名姬，要从良时，怕没有十斛明珠，千金聘礼，那鸭儿如何只要三百两？想鸭儿怪你无钱使用，白白占住他的女儿，设计打发你出门。那妇人与你相处已久，又碍却面皮，不好明言。明知你手内空虚，故意将三百两卖个人情，限你十日。若十日没有，你也不好上门。便上门时，他会说你笑你，落得一场褻渎，自然安身不牢，此乃烟花逐客之计。足下三思，休被其惑。据弟愚意，不如早早开交为上。”公子听说，半晌无